

死 後 之 審 判

清 彭 二 林 居 士 編

上 海 大 雄 書 店 印 行

節錄地藏菩薩本願經第四

地藏菩薩若遇殺生者、說宿殃短命報。若遇竊盜者、說貧窮苦楚報。若遇邪淫者、說雀鴿鴛鴦報。若遇惡口者、說眷屬鬥諍報。若遇毀謗者、說無舌瘡口報。若遇瞋恚者、說醜陋癩殘報。若遇慳吝者、說所求違願報。若遇飲食無度者、說飢渴咽病報。若遇改穢恣情者、說驚狂喪命報。若遇悖逆父母者、說天地災殺報。若遇燒山林木者、說狂迷取死報。若遇前後父母惡毒者、說返生鞭撻現受報。若遇網捕生雛者、說骨肉分離報。若遇毀謗三寶者、說盲聾瘖瘂報。若遇輕法慢教者、說永處惡道報。若遇破用常住者、說億劫輪回地獄報。若遇污梵誣僧者、說永在畜生報。若遇湯火斬斫傷生者、說輪回遞償報。若遇破戒犯齋者、說禽獸飢餓報。若遇非理毀用者、說所求缺絕報。若遇吾我貢高者、說卑使下賤報。若遇兩舌鬥亂者、說無舌百舌報。若遇邪見者、說邊地受生報。如是等閻浮提衆生、閻浮提、即勝那洲、爲此娑婆世界所在之地。身口意業、惡習結果、百千報應。今粗略說。如是等閻浮提衆生業感差別。地藏菩薩百千方便而教化之。是諸衆生先受如是等報。後墮地獄。動經劫數。無有出期。

又是經第五品、詳說地獄名號及惡報等事。第三品、說無間地獄業感。而衆生自業所感之十因六報。則詳在首楞嚴經第八品。讀者可自參究之。

死後之審判

原名活閻羅斷案

敘記

活閻君斷案記

楊時泰

蘇州府太倉州徐秀才之子坤。小名佛舍。少業儒。爲人誠樸仁恕。奉佛持齋。崇禎六年。年十八。忽於六月間。夢中得玉帝旨。召爲第五殿閻羅王。限百日爲滿。從此每夜堂中有聲。若官府對簿者。秀才起而矚之。見一王者。南面坐。鬼判獄卒。猙獰傍列。審斷新死鬼魂之生前善惡。凡遇忠孝廉節者。貞烈者。信惠者。持齋誦呪者。精心念佛者。布施者。放生戒殺者。大則王必拈香下拜。金童玉女送至西方。小亦敬禮延坐。超生人道。其不忠不孝。不弟不友。欺人害物。邪淫貪暴。種種積惡者。備嘗毒楚。骨肉消爛。業風吹轉。復受諸苦。然後分送地獄。歷劫沈淪。大抵所用之法。必極慘酷。更無敲扑輕刑。秀才初見。驚懼不知所爲。及細察之。則王者卽佛舍也。遲明。問知其故。卽移居佛舍於寺中。以分別神人。於是清信之流。好事之輩。每當靜夜。潛居壁後。記其質問之語。流傳遠近。至若羣鬼訴辯之詞。不可得而聞其聲矣。自六月十二爲始。至九



月十四解任。余自去秋得其說於婁江善士謝騰蛟雲卿。今春又從行僧心如處得抄記若干條。云給諫趙餘丕先生購集者。事事真確。然此特十之一二耳。焚香展讀。揣其言外答難之意。不覺毛悚骨寒。愈信善惡因果。報應循環。假饒瞞昧生前。難免冥司鐵案。業報到頭。追悔何及。人身一失。萬劫難遭。惟願世人。趁此色身尚在。發勇猛志。生愧懼心。做好人。行好事。存好意。念佛持咒。滅罪消愆。見性明心。超登淨土。勿生疑謗。勿生退轉。則斯錄也。其苦海之慈航。蓮邦之寶筏乎。昔中峯和尚有一偈曰。一閻羅王是真彌勒。向鑊湯中轉法輪。轉到聖凡情盡處。直教無法可相親。今日重爲大衆拈出。請與麼參



死後之審判 敘記

去。甲戌花生日。雲間楊時泰記。

活閻君紀略

黃鍾

吾妻徐成民司冥一事。爲見聞所稀。故多疑。謗。又或信世間有是法。而疑其人。則將誣一篇。實孝弟之成民而僞之。夫成民家溫飽。讀書修。謹。何所爲而終夜高聲徹戶外。至氣幾竭。體幾。絕。百日如是乎。吾妻信心之士。每夜環集往聽。捫其體。則自踵至股。寒且堅。如冰石。醒乃頓熱。此可僞乎。兩目上視。以手按之。以火燭之。不動。不瞬。如是經三四十刻。此可僞乎。非徒然也。崑。邑王聞修先生未逝前兩月。卽知其注名生兜。率天。已而聞訃。遠寄所著彌勒懺歸。乃知因果。無譌。固成民預告其族屬昆季者。此可僞乎。又。

徐氏諸父託稽子姓婚牘。成民微逗一二語。後皆婉曲奇中。至其所錄諸案。皆親友共聞共見。質之其伯叔父兄所摺摭。一字無異。其判是非。抉幽隱。纖悉允當。與老吏名儒暨諸古德耆宿語錄。今古同符。此可僞乎。爰有自恃盛年。合塵背覺。并疑世間無是法者。此欲抹盡因果。斷止信種。又不可以無辯。憶萬歷壬寅癸卯間。予時尙弱冠。從社友薄味元、張九服、兩兄游。偶至慈山僧舍。見一人偉貌凶服。跪向佛前。一稱名。一淚下。予三人甚訝之。俟其迴向畢。前而請曰。「先生何篤信淨土若此。」彼卽愀然曰。「嘻。夫淨土而何可不信。信而何可不篤也。」因云。「無常迅速。」則淚下。云。「佛恩難報。」則淚下。云。「人身難得。轉眼四生六道。」則又淚下。且曰。「此非予見之僻也。予自諸生時。曾爲閻羅。每夜緋衣敦請。鬼判焚香載道。須臾坐殿。几案簿書山積。亡者三尸。自陳身口意業。對簿據律。墮三塗者多。生人天者少。至往生淨土。則千萬人中一見。」又云。「陽世極刑。無過一死。陰司魂識受苦。痛極則死。死則復生。如此苦輪。不可名狀。自非生前專持佛號。一心不亂。何由脫此登極樂。」言訖。又淚如雨下。張薄兩君復問曰。「在陰府中。亦有能援救者否。」彼云。「有一聖僧。

至。則光明如晝。予自然長跪。由彼慈悲願力。受苦衆生渡脫無量。又云。一殿西構三楹。供養紫柏、雲棲二大師像。惟雲棲香火。晝夜不絕。予後領鄉薦。判冥漸稀。至南宮再捷。遂謝此事。張薄暨予。咸驚歎稀有焉。翁姓馬。諱邦良。富陽人。丙戌爲王文肅公所取士。由丹徒尹。歷給事刑禮戶科。累遷閩粵憲副。庚子轉甘肅行太僕。尋丁艱。決志歸隱。予見之之年。乃其休致後。謁座主時也。噫嘻。富陽爲之於前。成民爲之於後。兩者若合符節。今之聞成民者。則以爲僞。爲魔。爲怪。而不知予之聞馬君者。則極真。極確。極平常者也。竊願見者聞者。及時覺悔。改往修來。知善惡之必報。如形有影。如根有苗。留心大易餘慶餘殃。尙書百殃百祥之語。深自懺責。努力奮修。諸法門中。莫過淨土。最簡易。最直捷。但辦信心。萬無一誤。至於五倫之中。凡忠孝貞廉。都堪作上品資糧。以諸善行。用爲助緣。親近彌陀蓮邦。決然注籍。不可將本分應盡之善。遽增矜詡。謂此便是佛心佛行。更不必依佛言。修淨土正因。墮邪見稠林。自失大益。一旦年命忽盡。病苦迫身。名利妻子。都擔代不得。經所謂死時劇苦。徧身大痛。如活蟹入沸湯。須臾焦爛。想此時曾一毫做得主否。逮氣絕神逝。然後追悔。作江心補漏。

臨崖勒馬之計。嗟嗟晚矣。冥判一書。謂非苦海慈航也哉。予素修淨業。甲子年親見西隱寺彌陀水沈作笑。所云萬修萬往。信不誣也。一念婆心。不惜疑謗。因并及此。作淨土一符券云。婁城西隱居士黃鍾大雅甫述。

太倉州活閻君始末

戴 充

徐爲東婁勳族。驥生氏博學篤行。尤鄉里所推重。其長君名坤。字成民。年方弱冠。孝謹忠直。有長者風。居平昆蟲草木。咸不忍傷。癸酉^{崇禎六年}六月十二夜。被召至忉利。上帝宣勅。命攝冥府事百日。嗣後每向晦。卽登駕到彼。端坐殿中。惟惴惴不得當。是懼及四生六道。解入編審。則彼身各有三尸。時刻記載善惡。念起念滅。纖悉不漏。臨命終時。執簿自陳。主者取其大綱。略勘一二。定罪入獄。以故合四天下解到本殿罪囚。動以萬計。除付各司。其親鞫者。不下千餘。一夕可完。久之。閱歷益多。聽斷益熟。念震旦衆生。積孽偏重。陰陽路隔。開導無由。遂發慈悲。運神通力。在彼研審。俾在此聽聞。現身說法。普渡迷津。由是觀者如堵。毛聳膚慄。或以口傳。或以筆識。冥斷遂成帙矣。成民自言。冥中光景。最爲悽慘。舉目繚綯。塞耳呼號。獄名十八。刑分萬條。諸佛菩薩。

阿羅漢及歷代祖師時來救拔。然非其人宿有善根。佛光必不能及。卽面與開示。惛然不醒。惟七月十五爲佛歡喜日。普天之下。禮懺施食。大士親領衆囚赴食。法力所屆。諸罪末減。過此則與人世絕不相干。嗟嗟。無常迅速。人身難得。不及早修行。超出苦海。至於鐵棒臨身。懊恨何及。此成民勸導世人。意良厚也。成民受職以來。斷獄合律。盪妖功成。天眷正隆。忽念前程未辦。拜疏乞休。上帝知志不可奪。乃趨後命。交代之夕。天下城隍社令。山水諸神。罔不畢集。此九月十四日事也。自是猛力修持。專心淨土。絕口不及往事。嗚呼。善惡之報。彰於三乘。載於六經。雜出於百家諸子。第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今其案具在。覽之者。倘猶不警戒震動。遷善改過。而視爲奇聞。目爲浪說。吾不知其終矣。鹿城信士戴克述。

活閻君斷案述

顧維

嘗流覽上下。而歎三教聖人。皆爲季世衆生作也。周之旣衰。尼父伯陽。迭興震旦。而瞿曇氏孤挺於蔥嶺。逮漢明帝。白馬西來。三聖人之教。遂並行不廢。蓋儒道釋爲教不同。總之折惡攝善。祈拔衆生於苦隄。則一耳。末葉法墜。衆生善惡之趨。旣極闇昧。

而三聖人之徒。遂不得已應機權現。乃淺見者。紛設疑謗。滋長邪魔。不知聖人渡世之法。益變。正聖人愍世之念。益殷。則徐成民之司冥。爲如來使行如來事者。何可令湮沒而不傳也。成民幼習儒。長而謙謹樸訥。篤信釋典。謝去葷血。歲癸酉。玉帝宣示。以在唐在宋。暨現世因緣。勅司冥中第五殿事。每夜或赴陰府。貴州山中或赴地府。審鞫嚴明。恆運慈悲。以三教提警之。七月十五日。不行赴任。曰。「此佛歡喜。僧自恣日也。各司俱免解審。」凡獄囚。自十一日卽漸寬縱。十六日又漸拘禁。男監盡於十九日。女監盡於二十日。蓋罪輕者。先釋後收。罪重者。後釋先收。最重者。止釋一晝夜。此外惟清明日亦然耳。間考先世之負積愆而繫幽獄者。虔率宗黨。禮梁皇懺。周而復始。必欲末減而後止。遐邇互傳。二三百里之外。有齋香奉疏。以訪先亡者。嘗語人曰。「福善禍淫。毫髮莫爽。若能勤行善事。增紀延算。可操券獲也。」又曰。「冥司最敬者。忠孝廉節。下及五穀字紙。亦皆珍惜。有計粒計字。以分功過者。其最惡者。殺盜淫妄。而淫殺兩報。尤備慘毒。至若三教聖人。咸極崇重。其於釋氏。則轉依之矣。卽雲棲、博山、諸大和尚。亦俱設像供養。而貝葉寶函。無不欽奉。如華嚴、法華、圓覺、楞嚴、維摩、金

剛諸經與梁皇懺。尤冥司所最重。人問以修持所尚。曰。一百千法門。總歸淨土。則阿彌陀經念佛往生。當爲第一。問以罪福所由。曰。罪福何定。以自問心。己亦可定耳。既解任。遂受持準提佛母咒。願生安養。而塵世浮名。了弗屑也。其獻詞。昆季代寫。人輒攜去。或以怪幻而欲祕之。不傳。噫。是烏知聖人神道設教之意哉。世之降也。何知仁義。何慕長生。僅有地獄之說。聽之。鮮不心掉色顛者。昔吳道子畫鄴都變相。都人怖罪。而兩月罷屠宰。何況冥事而陽世顯之。鬼王而生人主之。赫赫判案。彰瘴森嚴。高皇帝謂佛之暗助王綱者。非耶。今存者不能什一。而勸懲亦已略備。誠有人靜對而諦參焉。福何以喜。罪何以懼。善從何生。惡從何造。一念迴光。善惡相泯。罪福性空。頓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雖黑面老子。當亦拱手避席。而愚者自不能省。又不能導人省。猥以淺見訾之。是故如來說。名爲可憐愍者。哀哉。冥判既梓。綴言簡末。見衰世衆生。孽高障厚。所以勞我大聖人慈悲折攝之意。不得已而轉劫轉變者。蓋至於此。玉峯顧維述。

活閻君斷案引

死後之審判 敘記

九

唐時

余丙辰在長安。見黃門沈坦齋言穆先生之事。晝爲御史。夜爲閻羅。沈以陰間事問穆。穆云。一陰間惟五殿最嚴。卽我輩同僚亦輕易開口不得。一穆言止此。至其委悉則未肯宣洩也。予所見知交中。死至冥府。五日七日而迴生者。說陰間事甚詳。然止其本人見之。傍人不得而見也。頃從道友施元引。得吳中活閻羅斷案。則五殿之事。使人得聽之。見之。書之矣。意者上帝悲思愍痛衆生。沈洎造業。不禁其逗漏耶。予鄉聞修淨土者。臨終彈指間。直往西方。不經森羅之地。今有幾案由閻君起送。意者上帝欲令人人實信西方。故令往生人示現於此塗。更使罪人發心耶。予鄉聞人生善惡二業。各自酬償。功不掩過。今有幾案以善償惡。竟得準折。意者上帝欲誘進造業者。以遷善之路。故示以寬塗耶。此等方便慈悲。天地父母之心。益無窮極。其間閻君開示婉切處。儼然世尊說法。雖在嚴刑峻罰之中。不勝其哀憐教誨之意。讀之者。有不感而流涕者乎。總其大端。凡臣忠。子孝。婦貞。友信。仁恕。質直。勸善。遏惡。卽是當下修行。不特放生布施。始爲佛門事。而其精神凝結之地。尤在直心念佛。但看鬼念佛亦得往生。阿鼻獄中。念佛便可出獄。而況於人乎。凡我同人。可知所歸宿矣。雲棲會

下佛弟子唐時題。

現果隨錄

是書在說鈴內

靈隱釋戒顯晦山僕

太倉徐成民。庠友季生之子。幼持齋。好善。與友結社念佛。忽奉帝命。充冥官。從崇禎庚午年^三始。晝爲書生。夜則判斷冥事。每日至夜分。中堂暗坐。體氣俱冷。兩眼上撐。呼鬼兩造。判決如流。音響洪厲。陰風颯然。左右耳房。置燈火紙筆。記錄哀成大冊。題曰。婁東冥判。九州管內。處處流通。判善惡報應。如照膽臺。覽者不寒而慄。

此余庚午念佛會友也。爲人淳厚質樸。木訥寡言。除讀書外。止知念佛。忽受冥職。音吐高亮。一字一句。斬釘截鐵。固已奇矣。更奇者。三教典籍。從未寓目。一當對簿。則引經據史。出入佛藏。字字精鑿。真不可解。冥判中有數則公案。出余手錄。文不加點。未嘗增減一字。如是者百餘日。成民自言。初爲閻君分司。死去乃實受職。此冀東昔年一大異事。余所目擊而身相與者也。

附錄 活閻羅事實三則

紀文達曰。興化任子田。名大椿。記誦博洽。尤長於三禮注疏。六書訓詁。乾隆己丑。

登二甲一名進士。浮沈郎署。晚年始得授御史。未上而卒。自開國以來。二甲一名進士。不入詞館者僅三人。子田實居其一。自言十五六時。偶爲從父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侍姬自經死。其魂訟於地下。子田偃偃臥疾。魂亦爲追去。考問閱四五年。冥官庭鞠七八度。始辨明出於無心。然卒坐以過失殺人。減削官祿。故仕途偃蹇如斯。賈鈍夫舍人曰。一治是獄者。卽顧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見。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座。親見其追話冥司事。子田對之。猶慄慄然也。

梁敬叔曰。錢金粟學士林。每年常入冥判事。衆所共知。道光甲申。嘗與同年宮辛楣洗馬煥閒談。宮方以大考爲慮。錢曰。一無慮也。考得著卽妙。後宮至七月物故。而九月始大考。當宮病時。錢未往視。及病亟。始至臥榻前。袖出一紙。焚之而去。宮之子。從火中攫之。只存燼餘。外簽有某時封三字。宮卽以其時歿也。大考擢官後。又有聞其入冥者。問之。則曰。只八月廿七一度耳。問何事。則曰。一勾人名耳。問何所據。則曰。一憑其冊注。大抵昧財者居多。然亦有昧至盈千累萬而不勾者。問何故。則曰。一亦不自知。但其時覺其可不卽勾耳。閱冊時。有吏在傍。指

冊中二人應勾者。余惡其多言。復疑其有弊。獨不勾。事畢。有衣冠顯者據案收冊者。因獻以冊。其人閱畢。言所勾極合。惟漏卻二人耳。卽前吏所指也。余請補勾。顯者曰。奉旨請爾來辦此。勾由爾。饒亦由爾。不能補也。一時家大人與程春廬先生同文。同在盤山行帳中。親聞學士述此。是冬。學士歸道山矣。程曰。一疑吏有弊。獨宥兩人。殊不知卽墮此吏計中也。然則幽明殆無別歟。一其所謂昧財至盈千累萬而不勾者。當必別有大處分。不第以一勾了事也。吁。可畏哉。

又曰。江西壽某。以申韓術餬口。自言。夜則治冥獄。每夢青衣者導之登輿去。至一公廨。巍煥特甚。入大門。徒步而進。案設廳事。側有阜隸數人伺立。傍一者陳冊簿。累置案上。遂詣座執筆。判斷如流。不假思索。或但以筆點名。自有不可否。醒而不自知其所爲也。嘗舉以示人曰。一果報歷歷不爽。惟負欠錢債一事。陽間以爲細故。陰律則譴罰甚嚴。至有投生六畜。以償前逋者。所不解也。一又曰。一夢中數見廳事兩傍。懸挂楹帖一聯。擘窠大字。記憶甚清。其聯云。一「百善孝爲先。論心不論事。論事貧家無孝子。萬惡淫爲首。論事不論心。論心字內少完人。」

死後之審判 正編

雲間楊時泰錄
長洲彭紹升重編

〔二案〕 殷威。山西太原人。起來。你廿四歲。陽壽就該絕了。怎麼延到八十有九。喔。你廿四歲上。曾行善事麼。十二月十八日施粥。拾地上米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九粒。設牢。平時又齋僧。放生。布施。供養西方聖人。還有麼。可共是八十五節。取椅過來。我自然予你申奏。

〔二案〕 堯田都。李氏。不必言。你是黑膽人。取他的斛兒、秤兒、等兒、斗兒、來較一較。先把秤兒較起來。十九兩爲一斤麼。取那斗上來。十一升爲一斗麼。把斛來。五十五升爲一斛。取那等上來。十分七釐爲一錢。快說。妒忠、嫉賢。先去了他的雙指。把他的指兒煮起來。把他的舌兒取出來。剖心。誰喚你作那些狠事。把他的心兒取出來。發於艷都獄。

〔三案〕 戴忠。這樣造業的奴才。既然爲官。就該護法了。怎麼把韋馱毀壞。又把藏經焚盡。這等惡人。不必壽終。該拏了。喚余謂仁上來。他見你齋僧。怎麼樣。

喔。活活的敲死你。戴忠。余謂仁齋僧與你有甚相干。下這等樣毒手。剛起來。魚鱗剛。發於北無間獄。

〔四案〕董氏北京人。是節婦麼。起來。夫是幾歲上亡的。二十二麼。今已四十五年了。空足不離堂簷。減膳。減服。取椅上來。你二十三年不與男子並坐麼。我這裏不妨請坐。奉事翁姑可孝麼。這纔叫做孝婦。節孝兩全。真女中丈夫。依你一生所爲。擬報該爲相。這也不能。往生淨土。必要眞實工夫的。而今可稱得佛號出麼。我所不及。隨我面地藏菩薩去。

慵菴宋謙讀活閻君斷案記曰。余讀活閻君斷案。至北京董節婦案。有一而今可稱得佛號出麼。一句。不覺汗流浹背也。蓋冥司最重功德。有二。第一是念佛。凡獄中罪鬼。一稱佛名。則刀山火樹化爲蓮花。洋銅沸尿化爲涼水。其如罪業深重。一字不能出口。何若有造業之人。後能慚悔。堅心念佛。不退不轉。得歸淨土。謂之帶業往生。其次則仗瑜伽。餒口及禮懺功德。可從末減。此於正月初八日。晤謝雲卿於晚香堂。云在婁中。親聞是說於斷案者。凡我同志。乘此精神能念。口舌能念。工夫能念時。一心歸命。自渡自救。決不唐捐。因并記之。

〔五案〕潘法聖。龍江衛人。你立志時節。誓便怎麼樣發的。喔。不孝墮於阿鼻。

不廉墮於火炕。不義墮於黑闇。不要閒講。難道發了這等誓。後面反了不成。好箇孝子。母無二子。又不是無家的。不獨不能養心。口體也養不全。好箇廉者。倪達本是惡人。得了三兩銀子。就予他說人情。好箇義夫。奚氏把七歲兒託予你。不受他託。猶可。既受他託。又受財物。就不可負他了。不要說他先人臨終這一番哀言。看那孩子。就該憐愍了。奴才。你孝在那裏。廉在那裏。義在那裏。如今要入那一獄。鬼判把他一生所爲算起來。大大小小。惡有一千零八節。善心有九十五節。這也不干我事。你誓先發在前了。快取腦箍上來。再把紅鐵杵刺他心。去舌。把洋銅予他飲。再取銅拶套在他指頭上。剉。而今止要去膝蓋了。發於上火徹下。下火徹上獄。

〔六案〕 黎寬。你假名姚宦奴才麼。我問你。怎麼叫做假名。身兒又不寫予他。姚宦的虎皮。又是帶得動的。是這等麼。未假名時節。不必講。既假後。就懷詐念。某人是我的仇家。某人與我有隙的。詐害了幾家。九家。你父母早死。你哥嫂把你視如己子。撫養教誨。就該事他。父母一般了。漸至成人。不但不把他父母看待。倒嫌他

沒有資財分予你。看顧得不周。把他兒子打得一下。也是好的。你這奴才。娶了二妾。就把董氏猶如寇讎。鍾達種那園子。是他養命的。怎麼破壞他春熟。你心黑如墨。開膛。取他心肝肺腎搗爛了。去皮。發於釘身獄。

〔七案〕 楊氏。應天府人。請上坐。有何善事。建放生池。打銃的都化轉了。這功德也不小。檢藏。往生呪持了一百萬。這是大菩薩了。取香過來。自然要拜。弟子沒有甚麼。但持悶齋而已。亦有往生之心。後面不知若何。弟子親送。略送一程。

〔八案〕 李長源。既然爲官。畢竟有利國利民事體麼。聽訟裏頭。精明也否。你左遮右揜。必要怨家對面了。纔說麼。下面俱帶上來。這一班。可是得人銀子。陷害的麼。快說。你手錄的招稿。俱有在這裏。擡上來。都焚着。氣有幾種。青黃黑白。黃白上。怎麼又黑。這大罪人。不忠不孝。虐民。就是將功折罪。也折不得這許多。以一當百。也當不得這許多。取鐵杵過來。腦蓋上釘下去。風手吹轉。把鐵錘打背。兩脇下打。誰叫你作的。發於砍骨獄。

〔九案〕 洪制之。你是屠戶。宰了幾多口。五百零七口。眼兒也都是赤的。鬼判。你看他就是箇豬形了。取鐵叉過來。也在喉嚨裏叉進去。也要打氣。而今去他的頭。也分爲兩片。去手足。頭也剖開。把他髓塗在鐵圍山上。肝腸肺腎。挂在刀山上。頭發於油鍋。身發於鐵臼。手足並發於黑繩獄。

〔十案〕 陸世廉。雲南景東人。請上面坐。不妨。宜一宣。一生淫殺盜妄。並沒有戒。這等。怎麼就到此地位。喔。念佛。念到天花亂墜。見天不是天。地不是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這是大徹大悟的境界了。如今足下往極樂去了。孽子在這裏。怎奈何。若得再會。是孽子大幸了。請。童子五十。綵女三十。衙役一百。俱護送陸善人去。

〔十一案〕 郝有成。怎麼不下跪。你是無罪的麼。喚刀斧手先截他兩段。你慣把小生靈截爲兩段。曾記得二十三年前事體麼。那一竈。就是你三世母親。怎麼把他粉爲肉泥。你食的時節。但貪滋味。就忘了釋迦佛所云。四生無非父母兄弟。改形易面的話麼。殷氏。這就是你的兒子。喔。他剝你時節。痛苦非常。心中怨恨。

口不能言麼。可惡。一定也要剝那奴才爲肉泥。殷氏。他雖是你的怨對。也該相忘了。把那奴才發於鑊湯獄。

〔十一案〕 婦人帶上來。你是娼婦麼。你說行善。便怎麼樣善。我且問你。你爲善時節。淫心可斷麼。取流水簿上來。待我查。你後面果然有善。前面的事情。我就免了。你三十五歲上改行的麼。婦人至三十五歲纔行善。也覺晚了。有善。我自然饒。不必胡言。你會題七佛贊。你會題詩麼。娼婦斷了淫心。這也到虧你。曾食五淨肉。曾造大士像麼。依了你前面的所爲。該下銅柱獄。虧你後面行了許多好事。而今不下了。只好做無罪鬼。這也穀了。趕下去。

〔十二案〕 魏宋存。你是箇食戶。魚肉雞鵝鴨醬。怎麼樣叫做醬。去了他的骨子。把他紛紛打爛了。其味好喫麼。就食那生靈。你這箇罪兒。也當不起。譬如一人把你身兒打爛了。怎麼樣。小鬼。把那奴才剮起來。我不就打爛你。你要饒。而今纔下白。就發於此獄。

〔十四案〕 你是僧。怎麼叫做陸梁。喔。是箇俗姓。有何好處。你這名利兩心

也不斷。你既然出了家。要超苦海。登極樂。要那什麼。要那利什麼。人家的供養。粒米也難消的。不必講。你看卯簿上。若差了一些。你就說。發於餓鬼道。

〔十五案〕 華善士。請。自然是這等坐。一生止持彌陀經麼。受八戒。又不是僧人。又不曾離俗。怎麼受得八戒。這也是有大手段的。快取茶過來。行便行怎麼好事。敬老慈幼。正是。世間有一班人。專說道。好事是富貴纔能行。若是這等看起來。好事也沒有人行了。正是。貧人那裏能毅行。就是舉起這箇心。也是好的。見了幼。就起敬心。這句兒說錯。見了老。就起敬心。見了幼。就起慈心。

小鬼。快備花幡上來。吹手要二十四名。送與西雲亭便止。

〔十六案〕 王朝。你是箇打銃的麼。打一箇予我看。儀門上的虎頭。打着了。我就饒你的罪。打不着。我就砍你爲肉泥。真箇打得妙。鳥在天上。又不食你的食。又不害你。怎麼去打他。你打他一下。猶如霹靂。小鬼。取那月斧上來。下面開上去。當插旂於上。就把他的銃兒打。收魄何在。快取過來。你生前打便打得好。而今也受用。火眼。你快穿他的眼。小鬼。把他的眼兒去了。就予那些怨

鳥食。鬼判取算過來。從頭至尾。一共有幾多。獾兔有一千三百五十二隻麼。不可算錯。鳥八萬四千九十一隻麼。取鐵爪上來。敲他的足。把他的髓。就予怨對食。如今也穀了。發於阿吒地獄。

〔十七案〕請。老師道表。淨忘。道表也好。老師有何教我。我豈不欲慈。只是那些罪人作了惡。我不得不然。老師平日有何工夫。直念。怎麼樣境界。就是萬緣俱斷了。好念到不念。自然好。正是一定要歷歷分明。字字追頂。正是世間人怎能箇忍。流轉生死。總是一箇不忍。世間還有一種人。但能明。不能行。所謂徑路修行。惟念阿彌陀佛。老師輩中。也有不明不行的。就有明的。其念不真不堅。所以不能離這箇苦海。世間有一種闢佛的。他不知三教元來總一家。所以闢釋者。即闢儒也。他不知賢聖的道理。那一箇是身體力行聖賢心體的。

〔十八案〕倪匡。你有好處。不要下跪。我且問你。你足不履地。必有奇事。你是寫狀者。原來是慣解人家怨結。你不可不知。你應該無後的。也爲這樁好事。所以晚年有子。雖是來者就解。終不如不寫。正是世間人那裏有改過自新的。

自新就妙了。妙。你寫狀原是發行。不是發行。乃是發願。天下有寫狀者。盡似你這樣人。可以寫狀不叫做寫狀。叫做濟人了。渡人了。他若要告。實情畢竟予你說的。倘或他一定不依。你怎麼樣。喔。你就不寫了。下面可有生前寫狀者。再拏一名上來。請就站在這裏。你是生前寫狀者。怎麼不說。寫狀者。無非叫你寫。誰喚你予他謀。這惡人得了幾貫錢。要說那箇人死罪。就死罪。要說徒。就徒。要說杖。就杖。你跪在他面前。他也是寫狀的。你也是寫狀的。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你這箇罪人憑空造。胡說。取鐵釘過來。把他的指兒都釘了。誰叫你是這等寫。而今你可寫。去了他的舌。眼兒也去了。寫狀又是你。中見又是你。好趁錢。我怪你會跪。把他的足兒敲斷了。你看他。他也是寫狀的。我如何不問他的罪。他若有誣告者來。他就不寫。他就勸他。若有罷得告者來。他又解他。其人果然要告。畢竟情真罪當。他與你天高地下。不必怎麼修行。這就是修行處了。他解人怨。你結人怨。掌嘴。我不掌你。什麼掌。你見了官。專會調誑。發於沸屎獄。所以要做好人。他便是這等。你便是這等。我誰願打他。誰願把這些刑罰加他。依

你的功兒論起來、該爲善士。

〔十九案〕 廉氏。你是舌辯的婦人麼。那裏有翁姑也去誑他。你獨食、該墮餓鬼。你怎麼把本縣城隍、常常罵他呢。女人坐在家中、全憑搬嘴弄舌爲事。你的舌兒一定要去了。你而今可曉得神明有也沒有的。喚你持一日齋也不肯。而今就是你自己要持、也不能彀了。天下那有這樣沒良心的婦人。閒了就把那些小生靈來害。憑你那一箇。誰能阻得你。阻得要緊。越害得要緊了。你平日喜的甚麼。慣食團魚麼。你這箇賤人。喫便喫得好。而今要下油鍋呢。先去舌。也把他頸兒吊起來。發於油鍋獄。待他身兒烱盡了。然後把頭兒下去。你煮團魚、也可這等。你去受用。快下去。

〔二十案〕 耿龍祖。你是箇大商麼。販魚乾。你害的性命也無算呢。沒奈何。誰喚你做的。說沒奈何。奴才就是銀山在家、你也不厭。而今你的金銀財寶何在。我這裏、不是金銀財寶贖罪的所在。除是生前行的好事、持的咒、誦的經、念的佛、纔能彀免。還虧你生前沒有別種惡事做。不受地獄苦、就彀了。而今便就爲魚。

鬼判押予河伯那裏去。

〔二十一案〕 梁椿背後誚人的，就是你。轉眼說人短的，就是你麼。你是箇正人。他人有差。當面就該勸諫他。正是就該獎勸他。你把自己說得是箇聖人。那裏有聖人調誑的。那裏有聖人陰謀人性命的。那裏有聖人殺人不起良心的。那裏有聖人祀神明不齋戒、反褻瀆他的。小鬼把那箇聖人分爲八種。聖人附會得的麼。而今不是箇聖人。是箇罪人了。發於犁耕獄。

〔二十二案〕 薛士榮。牛方。陶世龍。陶世龍。你跪上來。他兩箇詐你錢財麼。你不肯予他。他便把你誣告在官。官是那箇。吳忠麼。取他呈簿過來。吳忠是死了。在那一獄。在鐵叉獄麼。快去拏來。你是箇問官吳忠麼。動不動就問人一箇死罪。得了他兩箇幾多銀子呢。一百五十兩麼。過財的。就是你弟吳奎麼。拏吳奎來打。打一百。吳忠也要打。打背二百。快喚吹風手來。你前任的罪。只就這樁事。還不曾結。而今要發於鐵窟獄。牛方等俱去了手。發於泰山府。你陽壽該二十九歲。還該去爲人哩。要做好人。陶世龍。你善行歹事。一定逃

不去的。你的怨家，有在這裏了。還該去延壽。延壽沒有怎麼。利人爲第一。切不可行短行的事體。救生放生得長壽。經中惟有藥師，這便是延壽的經。速去。快取牌上來。下面沒有了麼。

〔二十二案〕 顏清，山東登州黃縣人。你修志，志也不易修的。正是這便無愧於心。善曰善，惡曰惡。便是聖人修春秋，也不過如此。值日官取椅來。請。可笑。天下有修志者，得人財物，以惡爲善，以善爲惡。一只是有一烈女，不會上志。其人姓杜。不妨喚令郎來，就是了。建萬民倉，這功是不磨的。這位是令郎。起來。你父親這等修志，天下所少，只是遺了杜氏。他是箇烈女，你還陽，就該續上了。三日前，上帝有詔。請足下明早同往。

〔二十四案〕 孔爾嘉。起來。三教會涉獵過麼。你說一箇涉字，就不能深入的了。這也我不管。但看你一生所爲。憑你博古通今，不能明了心性，終屬虛妄。不要說得太好了。我都要證的。你生前曾有一僧名離相，再三與你乞食，不惟不予他喫，倒吐了出去。還多得很在這裏。你還記得至三清殿中，揖也不作一箇。就

坐在他桌上麼。曾把周易作展布。這叫做尊三寶的麼。你把三教的語言涉獵了一番。就要離生死。生死若是這等易離。人人都去涉獵了。不要驚惶。你的善也多在這裏。論起理來。先該報你的惡。纔報善。便是我與你講。而今不如把那些善償還惡罷。你願我便行。算起來。你償盡了。還該生於人道。

〔二十五案〕 郝氏。你這箇賤人。還要說什麼。毀謗三寶。犯干天地。不敬翁姑。慢夫。輕賤五穀。鞭撻僕隸。殺害生靈。小鬼快把簿子賤人看。別人十惡有赦。你十惡無赦的了。婦人中。怎麼有你這等的。梟首。眼耳鼻舌手足都去了。齒也要去了。快吹轉來。開膛。都要取出。柳葉剮。再下磨。發於油鍋。碓肉醬。快吹轉來。生前做便做得好。而今也受用。生前怎麼不悔呢。論起律來。該發於阿鼻。而今你這苦。也受得殼了。發於酈都獄。不必求我。你若耍出此獄。但念阿彌陀佛。

〔二十六案〕 屈氏。不要把喫齋兩字來蓋我。誰說喫齋不是好的。只是你不曾行那喫齋的事。先打五十。我問你。還要抵賴麼。可是我待你說。纔曉得麼。

不要說行那些事。就是這些念頭纖毫起滅，也是瞞不過的。好一箇烈婦。賤人。你嘴是烈的。你還要說烈麼。叫金大上來。我問你。曾與他往來。不曾往來。快取火車上來。你就該下火車地獄。因你會持齋。曾念幾聲佛號。而今當生人道。但是六根不全的乞勾。這也彀得很了。

〔二十七案〕 柳標。請起。若是這等樣修。落於小乘了。人之所以修者。第一。要脫輪迴。第二。就要渡衆生了。足下可曉得阿彌陀佛未成佛之前。不要說那些人類。就是那鳥獸蟲魚。都要渡他成佛。這纔是大乘。若是你這等修。只能自利。不能利人。足下而今去。着實要發願。不發渡衆生的願。足下的孽。怎能勾消。發願不妨就在地藏菩薩面前發。

〔二十八案〕 葉從周。一歲歲報來。十年一總報。你一歲至十歲上邊。有幾多善。七十五椿。惡有幾多呢。九百五十四椿。你十歲至二十歲。二百二十椿。這是善麼。惡呢。有二萬三千七百一椿。二十歲至三十歲。善有一百七椿。惡有五萬八千。三十一至四十。善有一千四百椿。惡有幾多。惡有十萬

五千三百九十九椿。如今善惡俱分了大小。四十一至四十七歲，怎麼不報。爲何不報來。三千一百五十四椿小善。十七椿大善。惡約有十一萬椿。憑你說。四十一至四十七歲，怎麼就有十一萬。而今分來。那裏饒得。難道你起了謀人的念頭、殺人的心，也饒你不成。這箇念頭，不獨是你。人人是這等的。只是你太多了些。行這些惡事。我且慢論。但就你起這箇念頭，也就穀受用了。身口俱從意起。喚那葉從周上來。王韜。姚氏。龔義修。仇雲從。俱分舌。這是報你多舌的罪。把他臂兒取下了。去足。這是報你殺生偷盜的罪。喔。你不盜麼。就是一柴一紙，不問也不可取。那些心都要取出來。誑言、綺語、惡口、兩舌、淫殺盜妄，俱從此起。俱發於熱熬獄。這是你的淫報。

〔二十九案〕 寇有行。你的嘴兒也縮在肉，不象樣。我予你去了兩腮，就完了。把他腸兒取出來掃。我予你掃去了些油膩。再喚寇有行上來。而今清淨了麼。也把他喉兒取出。可是行動，身上覺有些不寬轉。我有絕妙的法兒在這裏。止存骨兒，你不輕些。可是你身上疼麼。你去油鍋裏浴一浴，就好了。

〔三十案〕 夏時。你宗儒麼。我不問你宗儒。宗道。宗釋。宗得真。就是了。正是。儒也。戒殺盜淫妄。釋也。戒殺盜淫妄。道也。戒殺盜淫妄。道家養神。儒家收放心。釋家要空念。大抵從心所欲。就是大悟的境界了。三教之道。無非要絕妄全真。天下有宗儒者不知釋。宗釋者不知道。宗道者不知儒。總不外執着兩字。釋家無人無我。就是儒家的四海一家。咳。誰能通天下爲一家。不妨。我這裏也可以修。人間也可以修。天上也可以修。總存乎足下的心。

〔三十一案〕 江伯良。范氏。跪上來。你的脣兒。怎麼這等薄。我予你并了一塊。就厚了。既然是讀書的。曾見過隱惡揚善麼。你見聖賢是好色的麼。沒有麼。戒之在色。難道是我造出來的。言雖是有幾等。你那些。不是無心說的。你這一人。怎麼這等大。如今要小些。快取鐵兒上來。而今你大一箇予我看。你這箇色膽。我予你剖開了。而今你說一箇予我聽。發於犁耕獄。

〔三十二案〕 耿如忠。樓滿。范氏。樓滿。你跪上來。你就是造網的。范氏。你就是販網的。耿如忠。他是造網來賣的。自然是一箇貧人了。你怎麼盜他的。不

要講。你這箇造網的孽，也不小。范氏。你既然是婦人，不做婦人的事，倒去販網，你與耿如忠有交麼？賤人。這箇情，還說沒有。不然，你怎麼教他盜？小鬼。快取他三人自陳簿上來。你們前面，還不知有多少惡。樓滿。你是箇大罪人了。你魚喫了十八擔。你喫魚的日子，有在這裏。那日喫了幾多。那日喫了幾多。怎麼如今還要調誑。那裏有板兒打你這奴才。發於油鍋。范氏。你這箇賤也賤得濫。你是人人是好的。我也把一箇人人是好的予你，便了。東廊下那箇美人，你去抱他來。你往人世爲娼去。耿如忠。不必論那箇盜網。你生前乃是無藉麼？又不是里長。又不是甲長。又不是地方。你總說來，詐害了幾多。喔。八十七家。那狗，你食了三十五命。爲你宰的就是了。婦人淫了幾口。十六口。獾兔雞鵝鴨豕羊牛水族羽族，喫了一萬五千七斤。快把洋銅上來。那裏有這等事。快把鐵錘上來。頂門上打。快吹轉來。敲足。髓兒要敲出來。而今好磨了。再加在上去。篩起來。快收籠。就予怨對食。穀了。發於劍樹獄。

〔三十三案〕 蔡氏。好。我自然有好報。你說來。難道一些惡也沒有。止好善。

惡相半。你而今要先報善、先報惡、還是要償。還不如扯償了罷。扯償了、正好爲鬼。我這裏也可修行。沒有怎麼修。但念阿彌陀佛。這叫做徑路修行。頓超彼岸。那裏有誑言的佛。專持阿彌陀佛名號。卽得往生。罪犯不必帶來。該生人道者、俱帶上來。

〔三十四案〕 雷泰。你是箇書手麼。你罪不免了。快些說來。難道你是箇代書、我就讓你些。就是國王。他若有罪。我也不饒他。以善爲善、以惡爲惡的事情。可是有的麼。假牌簽了許多。錢糧沒了那一項。世間百姓受官府詐害、也當不起。你又詐他。取拶上來。剝他的指。把他的眼去了。我怪你會瞞官。你這奴才。到我這裏、還要遮藏。取夾棍上來。發於黑暗獄便了。

〔三十五案〕 獨角牛。你可謂第一惡物。你食什麼。山鼠、山貓、山狗、山獾。你這孽畜。爲橫一方。陷害了多少人家。多少生命。就是剝你爲肉泥。也不穀。趙仁。這箇怪。你怎樣拏他的。他是惡獸。不是怪。他要食人的。你怎敢敵他呢。他歡喜聽嘶鑼。又歡喜食孩子麼。你要拏他。就把鑼嘶起來。你就把孩子引他。就是

引他。怎麼樣拏着他呢。喔，你就做一大勢，搶上去，抱住了他的角。這牛有千斤，你怎掙得他起。一掙有五丈餘步，連掙了七八掙，他氣纔軟，就用刀砍殺的麼。你能爲一方除了害，這也好事，只是得了些功，折你罪便了。也罷，你要拏他，原是捨命。這是勢不兩立的，我細細按起來，你起念也甚好，這一念兒，爲一方生靈除害了。你折了去，而今的功，也還不小。此間土地何人，快拏上來。好一箇老人，你忍坐視麼。快去了衣帽，打着實打，索了。趙仁，你就爲此處的土地，把這孽畜上閘。且慢，先去了他的皮。角兒敲下來，而今上閘，殺爲十八種。確起來。確完，卽發於十八獄。

〔三十六案〕 你可是臧志道麼。你勸化轉了不信心的人家，二百三十四家麼。施藥。施燈。放生。放了幾多。羽族放了二千七十九隻，水族可曾放生。也放過一百五萬七十七命麼。這放生事，助銀一兩五錢，接引臺，助金一千張，還是助於像上，助於臺上，也要說明。喔，跪誦彌陀經，有三千卷，這也難得。在家持得五戒，定非有大手段者不能。又作想阿彌陀佛。正是世間人，但說得過，行

不過耳。喔。發三種心。怎麼樣三種呢。慈悲心。戒定心。救一切心。萬望留道表。定要求留表。無着。鬼判。下面有畫工。可喚上來。先度尊像。弟子纔好拜。這位是無着大師。細細寫。需要描得像。弟子就在這裏拜送。描得好。畫工。你也該拜。判官收好。你們俱下拜。這位大師。姓臧。諱志道。道表是無着大師。是上品生的。特來觀獄內衆生。所以到此。

〔三十七案〕 梁貴元。你道自己心兒是直的。只怕是黑。不是直。你慣搜人底腳。你道是好麼。你專要食佳味。雖或有多人。或三人。或四五人同食。然殺那些生靈。必是你主殺的。這惡怎逃呢。纔方說。我的心兒是直的。你的心兒太直了。小鬼。快把他心兒打打爛了。要做肉團。

〔三十八案〕 宋杰。看你滿身都是貪火。那裏有你這箇奴才。自己敗壞了家私。就陰害他。張氏。你補一狀來。奴才。你跪在張氏面前。你旣處貧窮。也需憑仗那些親戚朋友。處於富饒。你纔有些資生。雖是他們不看顧你。也是你自家不好。如今我看你心。若自處富貴。必要我獨如意。衆人皆貧賤。纔滿願。自處貧賤。又要

富貴的俱像你這樣貧賤，纔又滿願。可是這等麼。你貧賤時還好。你富貴時，害那些生靈都在這裏。嗟，你有好處，你有什麼好處。打了五次月米麼。這也補得那一頭。奴才就是你打月米，也不是真心喜捨，無非貪那熱饅兒。況那第二第四第五次，又是你妻子打的。我予你講，你第一次，只好補你貪心。難道妻子打的，也要你認在名下。就算是你打的，止得作百分中半分。先去了皮。你眼裏火太盛，去了眼，自然沒有火，快取油來，塗徧了掌，點着火。

〔三十九案〕 你既然爲上司，就該有容人之度了。看你待下，全然沒有。難道你是官，他不是官不成麼。這箇官的大小，俱是生前種的因，有深不深之別耳。而今不惟不能種因，反作多少孽。你道這官，生生世世在身上的麼。奴才惟慈纔能使衆，你這強暴，如何果報。正是：你該轉一轉，惟自己有差，所以下俱不聽號令。況且國家用你怎麼，要你化民，要你成俗，豈要你害民，要你壞俗不成。還要強辯，我而今教你要生不生，要死不死，發於風刀獄。

〔四十案〕 邵杞。你什麼好處。非禮不行，這是躬行實踐的。你說道是儒家。

儒家也要戒殺盜淫妄。看你那一箇是戒的。你罪孽也不小。發於地獄。

〔四十一案〕 温氏。你殺生太重。你持三官齋。既持齋。就該戒殺。你纔誦得三

官經。手裏就把生靈戕殺。持齋爲什麼。要淨心。所以持齋。這等。怎能夠淨。你放債。放了一兩。就合一兩五錢。我就講那借債的道理。他爲貧。所以借債。你若是箇善人。就不該起他重利。你一定要這等重利。就迫他賣男鬻女。這箇債主。止你一家。就了不得。再當不起第二家了。你害這些重利。而今也要還他。發於畜生道。便了。

〔四十二案〕 寶氏。你這戀家鬼。你的怨對待你久了。快喚那梅英上來。寶氏。辯由你辯。梅英與你什麼怨家。致他如此。可笑。爲那幾十文錢。他不予你。你就仇恨在心。可惡。那火是你耍笑的。燒死了家人。一火燒了幾家。宋文清。牛氏。范道宗。方昌。你們都是被火傷的。喔。一生惡孽。也算不盡。只就放火一事。你也受用不盡了。小鬼。要去手足頭腦。把他碓起來。

華嚴經偈

見唐譯本
卷十九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 一切惟心造

死後之審判續編

崑山顧維錄

長洲彭紹升重訂

〔一案〕 足下是娑楊大王麼。取椅過來。忠於君。孝於親。這也難得。抱三歲君而令天下。這也不是耍笑的。又要事君。又要事親。恐不能兩全。令堂八十五歲。無愧於心。就罷了。剖膽覺太過些。忠固然要盡。獨不顧八十五歲的老母麼。論起來。忠臣該生於天。天上享福。有減無增的所在。不如爲人。爲聖爲賢。也是他。爲畜生爲餓鬼。也是他。只要自主得定。你要口阿塞奴家麼。不必多言。自己立意。猶如銀山鐵壁。

〔二案〕 顧志陽。你是忠臣麼。你所行。說予我聽。我這裏所重。惟忠孝。你官雖小。到是一箇忠臣。送予雲通府去。

〔三案〕 西曩兒。跪上些。說來。要說得快。又要說得清。這等說。你是欺君妄上之徒了。爲這箇官。也要欺君。沒廉恥的奴才。那些是什麼東西。無足鵝。怎麼沒有了足。是你去了的麼。奴才。喫得好。侵那些軍民的脂膏。去買宛

山。我曉得你私通外國。把那些財寶賣予外國。快取簿來。你看那一項沒有的。銀鑽怎麼都佔了。一匹夫爲二品官也夠了。還要昧上。把君王猶如嬰兒弄。發阿羅國陷網收監。奴才。怨對還未到。所以寄在監裏。先打一箇樣子予你看。取上號板子來。打二百。還要用琵琶刑。

〔四案〕 曼那賽刺兒。有這樣忠臣。不舉賢良方正。違詔不是欺君麼。瓜田國來侵疆。你不行師親討。不是賣國麼。爲私事殺害良民。不是虐下麼。在家需盡孝。在朝需盡忠。在朝又念及身家。這難道叫做赤心爲國麼。喔。你也曉得遺臭萬年麼。奴才。到不如大明國奉州人彭踐。他是箇白丁。在家孝養父母。在外非義不取。鬼快削骨。打髓。發於身首脫落獄。

〔五案〕 奉彥良。雷州人。請起。取椅過來。你是箇孝子。怎麼樣孝呢。還是孝父、孝母、孝祖父母。都孝。這也好。你還是孝心、孝口體。孝心好。我這裏所重惟忠孝。尤重孝。忠由孝出。就予你保奏。取茶過來。請。請。〔六案〕 文宜之。吳江人。孝養父母。孝養二字。不是相聯的。孝者。孝於心。養者。

養於口體。持己以正。古人有言。正己纔能正人。長我者敬之。同我者友之。幼我者慈之。這等說起來。是一箇大儒了。自然予你一箇富貴兩全的人家去。請出。

〔七案〕 牛氏。壽州人。你有孝媳婦麼。他的孝。與你沒相干。不必解說。喚秤手秤他起來。那裏平。這都是你媳婦的功勞。取生死簿過來。鬼判查他媳婦。壽有許多。三十九歲麼。他有孝心。又行諸善事。取筆硯過來。增你媳婦壽三紀。人的壽無限量。他若再作善。我還要增他。你打死那狗。討命甚急。你快去償他。不必解說。帶下去。

〔八案〕 喬道真。海鹽人。蔣氏。你母明明是你兩人氣死的。身是那裏來的。父母養你。自小至大。他寒。就把衣服予你穿。他餓。就把飲食予你喫。你在他外。他巴不能夠你在眼前。他有疾。就恐你也有疾。母親倒是兒子一般。兩人俱發於阿鼻獄。

〔九案〕 臧潮。渭水人。不必跪。薦善。攻惡。守分。誘人作善。喔。早喪母。奉父至孝。取椅過來。鰥寡孤獨。常有周濟。好便好。只是足下的殺業也不輕。

我這裏善所重者、忠孝廉節、惡所重者、殺盜淫妄。足下這殺、奈何。我有善處的道理。宰這些生靈、都要償的。而今倒在我這裏償了罷。鬼判算那些生靈、刀數有幾多。而今在這裏受刑、免得去償了。一萬四千三百五刀麼。足下要到風刀獄走一次。一日就償完了。鷹犬獄也走一番。兩日就償完了。卽生天道。

〔十案〕 葉士和、浙江人。講來。口快、心直。舉善、攻惡。你都遵儒家道理行去。只怕你好生兩字不曾講。天地大生、帝王好生。可惜你所見不廣。正是世間人都把這婚喪祭先祭神的言語來蓋。不曉得冠婚是吉事、宰殺生靈何等凶慘。方纔我講未完。喪是凶事、又宰殺生靈、凶上加凶了。世間人、殺生祭先、敬之也。正不知害之也。先人若有罪、他自己的罪、受不盡。又宰那些物命、去陷害他。正是若無罪、是大幸了。你道神享葷血麼。若是正神、宰殺生靈獻他、不惟不享。反加罪於人。我不誑言。在世間作福作禍者、都是邪鬼邪神。惟邪就可以正勝了。請出。我自然詳。掌案官。你把這疏爲我代上。

〔十一案〕 呂夢魁。 呂夢登。 郝氏。 方氏。 兄弟沒有什麼不和。爲甚有這箇

怨結。兄弟自然該和。嫂孀也自然該和。我想起來。爲什麼有不和處。就是錢財田房。弟也可讓兄。兄也可讓弟。爲何結此大怨。我爲你們解結。小鬼。把他兄弟二人髮兒都結起來。這等纔解得來世怨結。發於分身獄。

〔十二案〕 童啟。貴州人。咳。你埋頭了一生。誰喚你做這些歹事。你原該甲科。二十五歲上該發。你曾淫處女。停了一科。二十八歲。你場還沒有進。就懷報怨詐人的念。是這等。此年不惟不中。甲科就沒你分。放虎債。懷念不良。不孝。三十一、三十四。縱要中。並沒一樁可取處。還要強辯。張珪明明是你陷害的。還說沒有。喔。一定要我喚他來。張珪。站上來。從直說。咳。他見你妻美。就陷害你。奴才。而今還有何辯。小鬼。快夾起來。去眼。去舌。手足都取下。去皮。吹轉。而今分首。發於鐵臼獄。

〔十三案〕 你是臧桂麼。不是什麼。這就是你的慾火。你不要掩。淫了許多婦人。奴才。而今還這等。鬼判。快將銅柱燒熱了。奴才。你道他是美女麼。明明是箇銅柱。你抱婦人在懷。情熱如火。如今把銅柱。你抱一抱看。鬼判。皮骨都焦爛。

了麼。五臟都鎔化了麼。吹轉。發於涕屎獄。

〔十四案〕 婁彪。你行什麼善事。報來。你有大善。有小善。放生。放羽族二萬五千。水族十五萬。餘者無算。救該死罪三十六命。解怨五次。公舉善人。誦無量壽經八百五十卷。請起。取椅過來。請坐。你本該往生的。只是你念頭差了。極樂與娑婆。只在一轉念耳。生子修善人家去。天道沒有幹用的。請。

〔十五案〕 穆一夔。南昌人。善人請起。一生以厚道待人。造義井。同塔。造不得橋處。就設渡以濟往來。建羣塚。見了癡瘋盲瘡貧賤老弱等人。就給資衣食。華嚴經。誦了三十五部。楞嚴經。誦了二百轉。彌陀號。持了一千四百一萬。只是誤傷那箇生命。起這妄念。待佛授記後。來生人間。懺悔救渡他。就是了。渡是渡那生命。懺是懺自己妄念。請。一定要親送。

〔十六案〕 崔承善。這樣生理。你就該公了。看你的景狀。就是一箇刻薄人。我與你說。趁錢不刻。就有錢了。越公越有錢。世間貪人不醒耳。有這樣奴才。公然賴人。一定不差的。慳詐。慳詐。你且站在下面。不要拜。取牌上來。那一箇是

爲商的夏孟嘗。正是。你爲商、怎麼這等寬。正是。這就是你極重的方便了。平賣平買、自然有利。小鬼帶下面奴才上來。同是爲生理的、你這奴才這等刻、生前不濟貧救苦、一味慳刻、慳那些錢財、而今在那裏。不要拜、發去餓鬼道。

〔十七案〕 寶寬。你是山東兗州單縣人麼。不必講。一生刻薄事、逃不過了。你說箇總名予我聽。進重、出輕、大斛、大秤、利己、損人、只這十二箇字、也夠受用了。還胡說。憑你說。那一樁是存厚道的。我如今只把你大綱算。若細算起、叫你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沒有了麼。還有一節絕大事體、怎麼不呈。先敲五十足骨。私鑄錢、是有的麼。鑄錢時、你可曾打死人麼。清清裏說來。你私鑄錢、他自然該舉。况又沒有舉、怎麼就陷害他、還說不是你。咳。是倪亭打死的。我且問你。倪亭爲什麼打死他。倪亭與他既沒深讎、定有人致他打死。致他的是何人。你看這奴才。明明是自家作的。倒把亂言惑我。小鬼把鐵錘亂打。倪亭還沒有到。把這招狀、并這奴才、解予西嶽。

〔十八案〕 你是善人。年九十歲的麼。好好。你有幾多善。可一一說來。造像、造

經、齋僧麼。捨棺、修橋、補路麼。怎麼叫做設牢。好好。這樣纔是平等設牢。你許多善事、也說不盡。把冊子來看。好好。件件有的。你幾歲發心的。咳。二十四歲。爲何發心。爲推命的說你壽短、發心麼。你而今願生天、願生西方。生天畢竟要墮落。不如往生西方。見佛聞法。永不退轉。生天去。

〔十九案〕 童鳳儀。通州人。你貌雖善、而心實惡。嫉妒。沒人善。處家無度。喔。欠許氏錢二貫。借了。至期就該還。今不惟不還。倒要圖賴。霍仲賣紬。他養身。又要養家。一匹紬。他賣得起。折不起。怎麼就盜他一匹。就作是忘記的。難道喚他轉來不得。你沒有兒子。就該自省了。難道一箇好人就無後。一生無實言。凡與人處。動作語默。無一不是存機心的。多計多詐。你道自己聰利。六十九的母。你不奉他奉。自己就過一百。也只得三十一年。也是有限的。咳。曾有好處。羣蟻擁蜂在你跟前。不會踏死麼。這善也平常。怎麼講而又講。咳。曾聽華嚴經。小鬼。把火棍打他兩脇。再把鐵丸子他飲。去腹。發於兩石相磕獄。〔二十案〕 唐良佐。泗水人。你一生喜說人短。亂倫。謗毀三寶。不顧父母。

你帶累父母在地獄受苦。只爲你這箇奴才。咳。曾宰牲供母。這就叫孝了麼。你看那鏡兒。解鬥九次。也會揚人善一次。養母姨。御下賞罰分明。造萬濟橋。助銀二錢。就是這幾樁善。也甚微。先報惡。後報善。去舌。去皮。焚身。

發於曲江南門外第十五家爲驢。

〔二十一案〕高誼。襄陽人。咳。孝親。敬長。友弟。怎麼樣孝。怎麼樣敬。怎麼樣友。

怎麼沒有說呢。明明三般都是違的。還在我跟前強辯。咳。陵善。懼惡。憎長。賤幼。你一生所作。還不盡於此。佔人田產。殺害生命。沒人財物。小鬼把他惡念算一算。剖心。去手。拔舌。眼兒也取下。發於釘身獄。

〔二十二案〕茅才。湖州人。有生至四十歲上邊。言語不一。淫人妻女。不重五穀。輕賤聖賢字紙。陷嫂不孝。財物不明。奴才憑你說。明在那裏。四十歲至五十歲上邊。要行諸善。善便怎麼樣善。每事多存厚道。放生布施。宣揚佛號。又持齋。自五十一至五十五。怎麼又歹了。奴才還要辯。歹便歹。比前輕些。捆打二百。焚身。發於出髓獄。那十年好事。自然不沒你的。

〔二十三案〕 施用。吳江人。不必跪。喔！一生沒有惡，也沒有善，不惡就是善了。內外皆以正直兩字行去麼。正便正，只是你驕心瞋心太甚。依你一生所爲，該爲鬼判，發予溫州城隍收用。小鬼喚他轉來。你去要忠，要寬，要廉，還要慈些。把我這四句話記在心，後邊還有好處。

〔二十四案〕 顏雅，雲南人。可拏到麼。報國需要赤心。將不在勇而在謀，你可曉得麼。爲人需要謙，謙非自卑，正所以自尊自敬。天且惡盈好謙，這謙非是外貌，需要實實裏行去。待人需要體諒憐愍，你還該作些好事。凡罪凡過，可赦則赦之。富貴功名，雖是前定，若行好事，自然增加。你去需要盡忠盡孝。

〔二十五案〕 何忠順，太倉州人。天下只有你一箇人，就是天子，也要虛己。你是什麼人，這等自高。你滿腹渾是驕慢，縱然有才，該自恃麼。先打斷他頸項，後去他腹，敲折他的手。而今手果然不動了，只是項兒也要軟些。我見你腹兒挺得太甚，我予你修一修。你作威的時節，原來不受用的呢。你傍若無人，這罪該發於黑暗獄。

〔二十六案〕 寇明。婁氏。徽州人。寇明跪上來。你頂上瞋氣。怎麼有許多。婁氏。我且問你。你夫在生。怎麼所行所爲。既然沒有作惡。去了那瞋念。就是箇好人了。瞋念乃生死地獄種子。你瞋的時節。自己原不受用。寇明。你妻怎麼樣行事。咳。他知有我。既然向道。這樣行事。不像向道的人。取他自陳簿來。而今這罪一定要受。寇明。你要墮於火炕。瞋是火。還以火報之。報盡。自然有好處。

〔二十七案〕 宋文宗。商縣人。你是公子麼。天下滋味。要你嘗盡了。龔章像是箇廚夫。擡鏡上來。你看內面是什麼。廚夫。你也看內面。可是箇廚夫。內面可有毛。毛有幾種。骨堆有幾多大。這鏡兒。是你們業識成的。公子。你生平詐害幾多人。止詐得五十七家麼。還要說止詐。你心上還不滿。而今再去詐便了。怎麼不去。灌熱油上來。公子身上有些羶氣。去淨箇澡兒。你一箇公子。鍋裏骨頭也沒有了。吹轉來。你生前食的。而今還在麼。我也有在這裏。煮得甚妙。你肚裏餓了。不妨喫些。鴨便雖同。其味有些不同。好喫麼。再吹轉來。這也只當點心。把他腦剖開。他慣食一切生靈的腦。發予鑊湯獄。

〔二十八案〕 唐鐸。應天人。奴才。宰得好牛。宰了肉。是死的。怎麼叫做賣活肉。咳。把牛牽在街坊上賣。有買的來。纔動刀麼。咳。先把那腿上的皮取開了。一斤五斤任情取。取了。又把皮掩上。又驅他走。四腿都取盡了。然後去頭剖腹。小鬼。帶他生前宰過那些牛來。且站在下面。也割他四足。而今把那角觸他的身。要剛爲肉泥。再炙起來。發予阿鼻。論起法來。你罪還不止此獄。而今造化了。你。

〔二十九案〕 狄風。廣西桂林府人。怎麼這樣羶氣。你是宰狗的麼。我且問你。狗怎麼樣宰法。宰了幾多。一千零二口麼。你會齋土地。土地便得何罪。作眼者就是土地。他來試你。你這刀兒棍兒。都在這裏。小鬼。把他手足俱係一處。就把他棍兒打。刀兒也其實鮮明。食狗者。他自然有罪。你的罪。分不得予他。就是他。要食。不宰。他也沒奈何。小鬼。從胸膛下手。先把他肺腸發於油鍋。頭發於鐵臼。手足發於沸屎。身不必動了。發於熱鐵牀。

〔三十案〕 支倩。莆田人。好箇藥舖。你要趁錢。怎麼把錢買人家的孩子合藥。

買來、怎麼樣製。咳。炙起來。就磨爲末。人來買藥。你沒有、就該回他。怎麼把相
似的誤他。難道回了後面就不來買、不成。你要是這等誑騙。咳。又炙那些蛇。
蜈蚣。蜒蚰。蜒蚰怎麼樣製。咳。製了他性、然後炙。就不化了。奴才。你作那些
惡業。俱爲貪心所使。鬼判。你看這奴才、柔聲皴面。下磨。小鬼。且慢。先炙了。然
後下磨。快吹轉。敲骨要見髓。發於鐵磨獄。

〔三十一案〕梅春。楊氏。池州人。你作何生理。你宰殺麼。怎麼樣宰法呢。
我且照你法兒行去。小鬼。先去了他兩肩。宰雞。你抽腸麼。也就抽他的腸。
快吹轉來。開膛。發於刀山獄。

〔三十二案〕江溪。你作何生理。咳。冬捉魚。夏捉鰕。那些魚鰕。守得你久了。
小鬼。帶那魚鰕上來。魚站在一邊。鰕站在一邊。你我自然定他這罪。解於風
刀獄。

〔三十三案〕馬從宜。蘭谿人。魏氏。戚氏。你議論人家短長。慣發人陰事。
說了人家短事。就拍手大笑。好快暢。我如今也予你一箇快暢。你兩箇賤人。也

是這樣澆薄麼。取鐵杵烙鐵過來。都要紅的。把烙鐵刺他的手。把鐵杵予他穿起來。都發於鐵丸獄。

〔三十四案〕 倪士柔。山陽人。咳。你哥陷你在監五年。爲什麼陷你。喔。爲家資。哥是何人呢。士道麼。鬼判取簿來。你自說。陷你在監裏。家資又獨得。這椿事。我自主張。快把你生前作爲呈上來。奴才十八歲的人。就淫了三十二歲的寡婦。不孝父母。奴才。難道妻子倒重於父母。小鬼快拿他哥子來。還有什麼。我慢。慣戲男女。你是倪士道麼。怎麼一箇弟。你就陷他死。縱是他不成人。也不該致他如此。他小。你大。父死了。你正該善言誘之。奴才還要辯。先剛爲肉泥。快吹轉。鬼判把規條予他看。論起來。不該放還陽間。你今番若不行善。後面的罪。無窮無盡了。倪士柔。快煮起來。煮完。發於銅柱獄。

〔三十五案〕 你是某氏麼。好好。有這許多善事。當轉男身。大難大難。你願爲俗。願爲僧。咳。男身極是難轉。不如爲僧。便可修行。超出三界。你不可將佛法忘了。去罷。怎麼不去。你要生長善門。仍知敬信三寶麼。也好也好。我發付你去。

切莫忘了儒釋道三字。牢記着。去。喚他轉來。我囑付的。你記着麼。咳。如何又忘了。今須牢記儒釋道三字。不可忘了。不可忘了。

〔三十六案〕 陶臣。葉氏。蘇氏。尤成儒。他面上沒有甚麼美處。陶臣。我且問你。那時節。你在那裏。尤成儒。主母。你怎麼奸他。蘇氏。那裏有你這樣賤人。葉氏。跪上來。好一箇趣人。袁氏。也在中間麼。尤成儒。你也受用。帶那袁氏上來。不夾你。你自然不招。你先與尤成儒往來了。你怎麼樣謀他。你也在其中麼。小鬼。先把尤成儒皮。扯下來。把蘇氏綁起來。蜈蚣剛。把袁氏蘇氏舌兒。都拔出來。葉氏也綁起來。從咽喉下刀。尤成儒發於熱鐵山。蘇氏發於猛火炕。袁氏發於風刀獄。葉氏發於鐵柵獄。陶臣。你在九華進香。回來被殺的麼。這怨。我予你報了。而今切不可懷此念。

〔三十七案〕 梅氏。休寧人。好一箇賤人。你夫爲什麼死了。咳。你與范勸往來二年。夫還不知。撞見了。不曾獲着。他還有殺你的意思麼。你道這事一定不佳了。所以先下手麼。鬼判。快取那自陳簿來。兩舌。又虐下。毆翁姑。常把

神明罵詈。宰那些生命如戲。你會記得二十四歲九月二十日。豬銜刀下淚。跪在你面前麼。是這等現相。你念還不動。你辯麼。鬼判快算。惡有一千四百零九。生命宰了十萬零三。賤人銜刀豬。就是你生身父。剛一千五百刀。敲骨。發於分身獄。

〔三十八案〕 馮孝述。賀氏。韓袞。都下去。喚韓袞上來。你怎麼與賀氏代告。馮孝述雖爲人不端。賀氏也是他妻。難道就是這等。你雖是抱不平。也不該代婦人告狀。賀氏是你表姊麼。賀氏。馮孝述雖不好。也是你丈夫。怎麼就去告他。難道都是他不好不成。咳。他見你瞽了眼。就買了妾。把繩兒要你自盡麼。這奴才。怎麼你就致他死。幸他不曾死。不然。與你千百世之怨對了。慢說。且把他一生事。算一算。妄念不算。實念怎麼不算呢。再把實事算來。賀氏跪上來。他雖然箇惡人。既是你丈夫。就不該告他了。你陽壽還有十六年。止因告了這狀。而今沒有了。韓袞。你還陽。要行好事。不要說實念。就是妄念。也少得一些。是一些。小鬼。好好引他去。賀氏發於餓鬼道。馮孝述梟首。抽腸。你看這腸兒。也是

上色的。發於火刀獄。

〔三十九案〕 你是蔡氏麼。做主母就是母一般。義女就是女一般了。難道你是人。他們不是人。是人就該惜他了。賤人。你視人如草芥。殺人如兒戲。發於犁耕獄。

〔四十案〕 聞氏。永嘉人。你生產死的麼。那孩子原是你對頭。只是不犯他。還好。造塔。你會施銀一錢二分。還有好處說出來。曾齋八衆僧麼。這箇好。拾穀三升。你而今雖入血池。也不消受盡了。他母爲妾。你生前害了他。他所以來報怨。你看孩子到在你頭頂上來。非關我事。這一定要報的。報盡就起。也不多時了。

〔四十一案〕 牛氏。你假託神語。妄生禍福。殺害的衆生。在那裏討命哩。世人惟持齋念佛。可滅罪延年。那法華經。金剛經。陰府尊重。你孽多。解於風刀獄。

〔四十二案〕 喚僧某上來。你募這兩部華嚴經。怎麼只造一部。把這一部的銀子。到雙鳳。買紬來用麼。取鐵鈎來。鈎他的舌。此僧即在本州。四川人也。聞是僧死。舌累穿潰。

〔四十三案〕 你是威狂麼。他是一箇人。你也是一箇人。怎麼就幫他。我曉得。你無非博嘴便了。值日官。你看他的項兒也沒有了。有這等沒廉恥的人。要報報什麼。報他一箇烏龜。

〔四十四案〕 悉婆呢尼阿迦羅。請起。快把供案撤開。請。我正要問足下。足下是箇大將。到臨終時候。怎麼就是這等光景。足下殺那些軍民。就是冤枉。也是殺了。怎麼臨終。就正念昭彰起來。咳。只要立念。念既立得定。就是十惡大罪。也阻他不住。

〔四十五案〕 薩奈摩尼陀子。請。自然上面坐。念佛。怎麼樣念呢。正是要純一不雜。前人有言。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此言妙極。只是吾師前面。爲浪子時。作了許多惡。殺了許多物命。後面爲刑陀羅官時。雖覺好些。原有枉事。難道臨終時。一生所作善善惡惡。一些沒得現前。那時節。要身世兩忘。萬緣皆斷。麼。不要說往生。就是成佛作祖。也是這等光景做去。鬼判。快引這兩位善人去。幢幡俱要鮮明。過十八獄。喚獄主俱開獄門。俟這兩位上人開導。請了。

〔四十六案〕 你叫做吉哈喇噠麼。煩惱耽着。你不曉得那些都是假的。終不外於心。爲聖、爲賢、也是這箇心。爲畜生、爲餓鬼、也是這箇心。那些俱是識。正是。那些罪人都是無明掩覆了。不識此心。流轉生死。爲何畢竟要證無上。證得無上。纔免得輪迴。而今去。決不可昧了出世的因緣。

〔四十七案〕 一燧。蘇州人。出家雲南。請起。取椅過來。不問尊卑老幼。無不以和以敬。一生止持往生。早晚並沒有缺。什麼境界就是一心了。萬慮俱斷麼。怎麼就叫做真空。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就是真空的境界了。好。大師請登座。請。

〔四十八案〕 米咸寧過來。取文書予我看。好。造化了你。不然。你的罪也償不盡許多。你看那文書上是什麼。是箇光。光中有佛。這也大奇。我曉得你兒子是箇大善人。這等一心不動。誦經禮懺。你罪怎得不免。可解到地藏菩薩面前去。

〔四十九案〕 你是那一獄獄官。你們可曉得。領你得食者是誰。這是大悲觀世

音菩薩。你們還不及早念佛。持得一聲阿彌陀佛。我就出罪。合獄都持阿彌陀佛。合獄都出罪。我若調誑。甘受此罪。我這裏叫苦娑婆世界。西方叫做極樂世界。西方。烏尙能念佛。難道你輩不能念。不能念阿彌陀佛。只念佛字。持得出者。我就出罪。也罷。你們都是孽障重。而今去。把我這些言語。牢記在心。不可忘失了。若持得四字。不消我來救。佛自然接引。現蓮花池。金剛臺。獄官姓徐的。都帶轉來。不消跪。你姓徐。我也姓徐。你子孫着實誦經禮懺。求拔你罪。你知道麼。虧了你子孫。不然。又要到那舊獄裏去。你們曉得念佛麼。阿彌陀佛。持得出的一。一定出罪。你可曉得。我是甚麼官。咳。可憐。你去。就是念不出佛。這些言語。牢記在心也好。獄官再喚轉來。都把右手上來。這是佛字。你們常想那手內佛字。獄官。你也該常作是想。這是你們自作自受。下淚也沒奈何。除非念佛。纔得出頭日子。鬼判取八面硬牌上來。取筆來。這是阿彌陀佛。四門。每門豎兩面。皆願成佛道。

〔五十案〕 衆獄官都齊了麼。你們孽重。所以受此苦報。快取三十六首幡來。幡上俱寫阿彌陀佛。佛卽是心。心卽是佛。畢竟念佛。纔得出此苦海。這些女鬼。都

帶上來。起來。你們都是得食的麼。可知你們子孫拜經懺麼。七月十五、文書打到天帝。天帝打予地官。地官打予我這裏。你們罪都減三分了。終不能脫。畢竟自己持阿彌陀佛。纔能出頭。阿彌陀佛四字。有什麼難處。我與你俱是耳目口鼻。難道我持得出。你就持不出。一定要持出。不可生退悔心。你們上來。胸前俱寫佛字。你們牢記於心。若忘記胸前佛字。就看幡上佛字。若忘記幡上佛字。就看胸前佛字。鬼判取那飯過來。不妨。你就在這裏食。食飯的就是你的佛性。咳。悔不當初。獄官。我看你原是有根器的。畢竟要誘他念阿彌陀佛。無有佛。怎能有此飯食。我與你們說。或有風刀、惡鬼、銅狗、犯你時節。提起佛字。他就不敢犯。若刀來。提起佛。刀上就生蓮花。若鎗來。提起佛。鎗上就生蓮花。若持了佛名。水火不能加。禽獸不能啖。切要念佛。獄官。你要製一大柳。敲一聲柳。持一聲阿彌陀佛。胸前佛字。俱有了麼。三獄俱有了麼。不到的。我再寫。獄官。小鬼。一路上持阿彌陀佛去。

〔五十一案〕快請五龍禪師過來。來了麼。請。豈敢。是是。弟子愚蠢。萬望老師指教。若性相皆空。有何得說。弟子但因業緣未斷。且問大師。那些十惡

大罪者得上品上生否。怎麼不得上品上生。弟子這裏也有帶業往生的兩三
人了。見那些罪犯雖是自作自受豈不憐愍他弟子亦出於無奈。弟子這裏經
過的儘多親戚朋友。只好想念他。不能有救拔、施方便處。弟子十九日拜禮普門
大士。敢求老師同往。未知何刻。寅刻弟子拱候。

節錄地藏菩薩本願經第五

業力甚大。能敵須彌。須彌山名。譯言妙高。能深鉅海。能障聖道。是故衆生莫輕小惡。以爲

無罪。死後有報。纖毫受之。父子至親。歧路各別。縱然相逢。無肯代受。

節錄那先比丘經卷下

王問那先。「人生造惡。臨終念佛。得生佛國。我不信是語。」那先答言。「如持
大石。置于船上。因得不沒。人雖本惡。因念佛故。不入泥犂。」泥犂。卽地獄。

死後之審判附錄

夙孽記

陸圻

陸圻字麗京清錢塘人順治時貢生。早負詩名爲西泠十子之冠。事親孝久而知醫。莊氏史禍作被株連久之得白。著有從同集、旃鳳堂集、西陵新語、新婦譜等書。國朝先正事略有傳。

平望黃景範生於崇禎辛未寓居南潯。於壬辰年二十二歲時六月十九頭覺漸眩。二十二晨忽頭痛卽時倒地。昏暈中見一人披髮流血手持大刀。卽景範前世喊曰還我命來。忽見老僧。卽景範前世之受戒師蓮池大師右手執杖左手持珠。喝曰且住且住。其人曰我受冤七十餘年今日相逢如何住得。僧舉手云阿彌陀佛。饒人是福。怨怨相報。有何了期。其人曰是是。奈我心放不下。如今不傷他命罷了。遂以手取舌用刀割去。僧曰罷罷。還他罷。其人

曰還便還。且待我恨氣消。遂持舌奔去。僧將去顧範曰你還認得我麼。我乃當初雲棲老人也。你如今不必忙。百日內自有消息。景範醒見衆人環立欲言不能。舌仍在也。惟喉胸略痛。別無他苦。夜臥恍惚見一女子。卽景範前妻窗外叫曰你好睡也。手撒泥沙。覺徧身麻痛。忽有武士持白傘蓋來遮。連夜如是。景範不知其故。武士

曰我奉覺王命來。手中所持悉怛哆般怛囉也。景範思是楞嚴呪心。平日常誦。今或者宜誦呪乎。明日虔誠持呪。夜見武士持傘倍大。次日又持。但見傘。明日又持。至夜不見傘。并不見女子。遂每日默持。病雖未瘳。亦無奈。何因一心省察過愆。管憶老僧百日之言以自慰。至七月望日。延僧禮懺。詢悉雲棲老人卽蓮池和尚。在雲棲設教。景範念切。至見於夢寐。時母憂景範病不瘳。問諸卜人。曰有神明作祟。兼有心願未完。景範思神明見咎。

當齋戒省過，不宜殺牲祈禱，反造罪孽。至於心願，惟正月初曾夢一人云：汝夏秋間有難，若書蓮經一部可免。欲書未果，遂擬八月初七書起。至夜忽夢伊父向之流淚，遂欲以書經功德仗佛神力，使伊父存則還鄉，亡則超升。即擇十二辛亥日，是伊父本命日，書起限九月二十九日而畢。乃於二十九日午後，忽心痛嘔血，更餘忽覺身墜牀下。見一老人，同一僧至。此僧名大慶，係景範前在雲棲時之同事僧。向景範笑曰：什麼來由，戀這苦本，你如今怨債已清，可同我到主人處走走。可靜心聽我誦經，因誦金剛經。一面聞其誦經，隨其行路，誦完而心痛忘矣。僧止步謂老人曰：爾同彼進去，求掌簿人爲他說明因由。遂入內庭，老人同景範跪階下。見一人冕旒坐帳中，侍衛甚衆。老人通說來意。有一戴大冠朱衣者，執簿至階下，謂景範曰：汝欲知因果，可聽我言。叫左右喚劉之麟。即景範兄。俄一人至，即劉景範舌者。朱衣人曰：昔有劉大臣，號公超。即景範前家世北京，生於嘉靖二年。大臣有三子。長子之麟，金氏所生，將滿月而金氏死。繼娶陶氏，即生之寶。即景範之前生。後生之茂，及長，父爲之麟聘柳青臣女，又爲之寶聘周氏女。柳女色美而才，周氏醜惡而拙。及成婚，柳氏醜其夫，之寶嫌其妻。陶氏性悍而智，竊知隱情，常與柳氏言之寶美麗，設計使叔嫂通焉。周氏有言，柳氏聞之，飲周氏酒，腹痛疑有毒，往訴陶氏。陶氏恐隱事洩露，乃以好言安慰，留飲房中。至夜半，忽以刀刺其心，埋之牀下。明日，乃伴尋周氏不見，遂揚言隨人私奔去了。之寶遂與柳氏日厚，之麟微聞其風，陶氏恐事敗，匿之寶牀下，伴與之麟議擒之寶，而酒醉之。陶氏忽扼其喉，叫之寶曰：下手，下手。之寶遂砍兄頭，與陶氏潛開後門，扛屍至二三里外，棄在街上。明日，路人多來相報，收屍歸葬，竟不知其由。奴婢在房走動者，之寶恐其洩露，或暗殺毒害。後陶氏說其夫，使柳氏與之寶成婚。婚後，

家中百般作祟，禳禱無應。將及三年，之寶年二十五矣。一日，有僧手執鐵杖，到門化緣。之寶以僧言奇異，乃引入內。問我家多怨鬼，師能治乎。僧曰：治鬼甚易，先當治心。心爲萬類之主，心邪邪至，心正邪滅。乃問：如何是正心之法。僧曰：天理人心四字明白，便是正心之法。又問：如何作爲。乃合天理。僧曰：但當平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寶低頭半時（編者按：此是覺悟之機）。之寶夙世當是有修持的人，轉世障昧，遂造惡業。此僧與之寶有緣，故來點化。而之寶亦能入耳聽受，遂爲日後回頭修行之因。若是無根器的人，聞僧言必生厭，安望其能回頭。或曰：有根器的人，如何還作惡。尸不聞楊仁山老居士之言乎。『生平所見，從僧中來者，歷歷可數。其上焉者，一味掃除佛見法見，掃得淨盡，自以爲超佛越祖矣。纔轉一世，已是如此，再世何堪設想。其下焉者，倚前生修行勢力，貪財好色，百倍於人。庸福享盡，死入三塗。』故修行以淨土爲穩當也。僧曰：我來化緣，你若肯捨諸鬼齊休，若不肯捨，未有了期。之寶問：化何物。僧曰：柳氏之寶曰：柳氏乃我妻子，如何可捨。僧以杖點之寶心曰：大理人心，你捨不得，他人如何捨得。之寶大驚，僧遂趨出。隨出尋之，已不見矣。之寶乃獨坐自思，深自悔過。欲到五台訪此僧，求自新法。父母不許。在家三月餘日，鬼魅日感，坐臥不安。遂決意欲行。京西山有碧雲寺，寺二僧，一曰碧巖，一曰雲松，曾爲之寶前母誦經，亦與之寶相識。乃到寺相尋。時碧巖已死，惟雲松在。乃邀雲松同至五臺，不見前僧。因留年餘。聞雲棲有蓮池設教，乃與雲松往遊。蓮池問：自何來。之寶備述前事，且求懺悔。蓮池乃教之懺悔，使行苦行三年。披剃，乃受大戒，取名大惠。即景範前世之法。雲松改名大慧。大惠既出家，獨住雲棲十餘年。直至崇禎二年，聞密雲在玄墓，乃往問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此語如何。雲曰：這裏無水，又無

魚說什樣驚人稱意。遂有醒悟。回至黎山。二年而死。既死。來見閻羅天子。判官議曰。少年雖造大惡。終能悔悟。出家。未曾說法利人。今去爲人。有智慧而無厚福。大惠言。固不敢期厚福。但一生出家。未得大成。願得長壽。以成其志。天子曰。爾年止該五五。今爾願修行。其志可嘉。增爲七七。大惠又言。我造罪累及父母。害兄嫂與妻。我願救此數人。今不知皆歸何所。願我託生。得近於彼。使得化導其心。乃命判官告曰。爾前母金氏。已託生徐氏。碧巖雲松已爲其子。爾父大臣。以平生之孽。墮爲女身。因金氏一緣。託生爲雲松之女。汝指景範。今再當爲其子。陶氏受餓鬼報畢。今現爲驢身。不可得見。柳氏受餓鬼報畢。託生爲猪。又生爲羊。又復爲猪。方生三月。因其食少。乃讓予母食。而自飢死。土神奏聞。天帝以畜生能行孝道。使復人身。今已受女身。與汝尙有五年夫婦。時判官言畢。卽遣託生。今爾身便是劉之寶。害兄之時。萬曆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故爾今年有此難。本當身死。以前生願力得免。前妻周氏。萬曆七年六月初七日受害。舊年會來爲禍。但其受害。非爾之故。無深恨也。你今妻戚氏。卽景範前世之寶之妻柳氏。前生以藥酒害他成腹痛。其怨未消。尙欲爲難。爾兄之隣。怨氣既消。亦將託生。以平生有孽。墮爲女身。數該爲爾妹之女。明年癸酉日當生。爾今宿業既消。但二十年來。未曾精進。今去當自努力。勿退初心。莫爲名利所敗。莫爲欲愛所縛。莫爲意氣所礙。莫爲宴安所毒。言畢。喚一童子。取一金盒。至開盒。取一花辯。置景範口。卽能言。拜謝畢。遂問父親著落。朱衣乃皺眉曰。爾父死久矣。景範乃言。會有二番書信。朱衣曰。二番書信。一是你外祖所造。醫生史完白知情。一是爾同宗人所爲。爾父遭難。乃六世以前之孽。今生立心正直。死歸神道。三月間。升淮安城隍矣。爾但當存孝心。修行正道。日後得見。今爾母卽前生之父。既墮女身。當

勸他回心向善。爾外祖乃前生同伴。即前世之妻松今又受恩亦急勸他回頭。爾妻以一念之孝，頓消淫業，得復人身。永教他急速返本，免來生重受畜生。爾弟雖無大成，亦守家之子。大但福力淺薄，壽亦不略如是。言畢，命童子引景範外游，奔走如飛，至牢獄數處。罪囚中有故識者，種種苦難。復至殿前拜辭，同老人出。僧在門外相待，景範卽拜僧曰：承師引我至此，請問出處。僧曰：我乃雲棲大慶，當年與你同事。景範曰：來時聞師經聲，心痛頓痛，此乃甚奇。僧曰：經言，心不可得，何可得痛。又曰：今去當行孝道。孝乃人之本心，若無孝行，他善雖多皆偽，必不成德。且神明忌淫，又當除淫。淫乃身心兼害，若除淫，則諸惡無根，修德易成。此二字乃升降大關頭，修行起手處。爾當行之。然需求明師指點，住深山養靜方好。若在家，被塵緣汨沒，便自誤了。世間居塵不染的，能有幾箇。景範曰：是，是我謹受教。正言間，又人言：大師到了。景範仰首，見雲中一老僧，端坐持珠，拜求教誨。師曰：南無佛。傍一人曰：承師開示，何不拜謝。景範乃拜之。師伸手劈頭一下云：記取。景範忽驚醒，乃天已明，所病頓忘。遂披衣起，與家中人說所見，隨以筆記之。時壬辰年十月初一日也。

松陵錢德唯序略曰：景範父瑞卿，名古鑑，邑庠生，卽所稱升淮安城隍者也。瑞卿贅於平望徐南川家，故瑞卿爲平望人。乙酉秋，瑞卿遇亂兵，被執以南。景範年十五矣，號泣思父，至嘔血不食。南川恐其傷生，僞作瑞卿書慰焉。朱衣人所謂醫生史完白知情者也。初，瑞卿存亡，景範未審，而聞喪自朱衣人始。南川則再來雲松是也。予里人吳文可，實娶景範妹。卽所云劉之麟爲爾妹女，明年癸酉日生，今癸巳歲正月六日癸酉，始立春，文可果舉一女，益足見其不爽云。

世間災劫、皆由人心造成。故欲消災弭劫、必需改善人心。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世界太平。改善人心、須提唱德育。上海德育推行社新編_{故事}真快樂、內容有趣味濃厚、因果明顯之歷史軼事、及現代實事。並有詩歌小說、及生動醒目之鐸版圖。凡青年學子，課外自修、及家庭婦孺、按圖講解、與工商人士、業餘修習、最爲相宜。

初集業已出版、零售每本十元、二集準陽曆年內出版。尙有改良德育連環圖多種、于胎教兒童教育最爲有益、不久陸續印行。由上海北京路三一六街廿四號大雄書店經理、欲定購者、請與該書店接洽可也。

君欲得精神之大安慰。欲得人生之真快樂。增進君之學識。以及增進家庭幸福。並了解宇宙人生之真諦。凡此種種問題。非研究佛學、決不能達到圓滿目的。本店有鑒於此。以推行佛化、傳布佛學書籍、福利社會為職志。經售上海出版各佛書。用廣流通。凡青年學子、課外自修。工商人士、業餘研究。最為相宜。裨益身心。其利無窮。略列書目。歡迎函購。

學佛人可否吃肉研究	○·八〇	佛法導論	二·五〇	在家早晚功課	五·〇〇
蓮池大師自知錄	○·八〇	佛法靈徵	三·〇〇	呂若城觀經釋論	五·〇〇
梯航餘慶錄	○·八〇	佛學撮要	三·〇〇	晚晴老人講演錄	六·〇〇
青年寶鑑	一·〇〇	妙音集	三·〇〇	奇夢	八·〇〇
圍爐夜話	一·〇〇	青年健康關鍵	三·五〇	輪迴	八·〇〇
光明畫集	一·五〇	佛法與科學之比較	三·〇〇	上海之鬼	十·〇〇
青年修養箴言	一·五〇	了凡四訓	四·〇〇	人生金鑑	六·〇〇
到光明之路	二·〇〇	格言彙編	四·〇〇	弘一墨寶信箋每札	七·〇〇
印度哲學總論	一·五〇	弟子規白話解上下冊	三·〇〇	印公嘉言錄	七·〇〇
婦女學佛初步	一·五〇	坐花誌果	六·〇〇	感應篇彙編上下冊	一〇·〇〇
生命觀長壽術	四·〇〇	動物性 ^食 與植物性 ^性 比較	四·〇〇	經濟學與佛學	一·二〇
初機淨業指南	二·五〇	人生指津	六·〇〇	佛學起信編	一·六〇
岐路指歸	二·五〇	至情錄	六·〇〇	在家學佛要典上下冊	二〇·〇〇
保富法	二·〇〇	弘一大師永懷錄	三〇·〇〇	故事	一〇·〇〇
				圖說真快樂初集	一〇·〇〇

流通目錄

承索即寄

如蒙賜購

郵費外加

大雄書店謹啓

上海
北京路三二六街廿四號

德育推行社新編

改良連環圈

可作消遣 可當影戲

婦女胎教 兒童教育 最為相宜

下列數種 即可出版

女中丈夫

巧中巧

奇女奇遇

何紹基的祖墓(即何孝子)

萬里尋親記 上下二冊

三兄弟

十金易命

定價每冊三元(寄費外加每十五本三元)由

上海北京路三一六弄廿四號

大雄書店經售

民國卅二年十二月校正重排初印

死後之審判

原編者

清彭二林居士

校正重排

北京路三一六弄廿四號
上海啓蒙普濟會

流通處

北京路三一六弄廿四號
上海大雄書店

慕爾鳴路一一一弄六號
大法輪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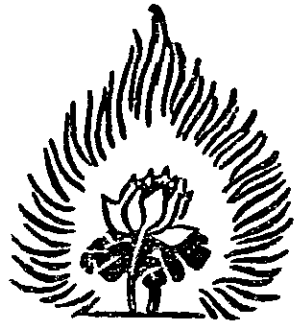
藏版處

啓蒙普濟會

歡迎借版翻印流通

2
421214

421214



大雄書店